

北海文史

第六辑

关于北海保卫战

——与文史同仁商榷

唐俊

日寇在侵华战争中，为了要切断中越国际交通线。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旬在钦州湾登陆，即直扑南宁，并进犯昆仑关及高峰坳等地，因而发生了桂南会战。敌在入侵广西之前，先在北部湾用兵，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先佯攻北海，后在钦州湾登陆，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北海保卫战是桂南会战的前奏和组成部分。日寇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旬进犯北海时，中国军民奋勇抵抗，击退了日寇对北海的进攻，取得了北海保卫战的胜利。但现北海的一些文史资料，对桂南会战前我国军队在当地的布署情况，各部队的守备范围，和北海保卫战发生的时间、战况，以及有关部队和人员的是非功过等等的记叙，与其他有关的历史资料的记叙有较大的出入，对此应作进一步的研讨，以弄清这段史实的真相。

读《北海文史》第四辑，黄家蕃同志写的《日寇袭击龙门港与北海幸免“焦土”浩劫的经过》和许光远同志执笔写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海学生队》（《北海文史》第三辑，及《北海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北海文史》第二辑）等文中所记叙有关北海保卫战的一些情况，与笔者最近读的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的记载有所出入。

归纳为如下几个问题来共同商榷与探讨。

一、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旬日寇武装侵犯北海的时间及战况。

黄家蕃同志的文章中记叙的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凌晨二时，冠头岭守军一七五师‘监视哨’电话报警：‘海面发现敌舰数艘，并有登陆船多艘窜入内港。似有登陆动向。’随即，外港敌舰不断向港口逼近，继之以密集的炮火向冠头岭一带海岸轰击，持续到上午九时左右始行停止。之后，日寇没有任何举动，舰艇一齐消失在海面上。有人估计，这天日舰倾注在冠头岭附近的炮

弹大约在千发以上。”（见该书 48—49 页）

笔者近读其他有关文史资料，对于日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旬侵犯北海的时间及战况。有着不同的记叙，现将其摘录于下：

1、当年负责守备合浦、北海，而对日寇武装侵犯北海时，在北海前线直接指挥中国军民，向来犯之敌奋起反击的 175 师 524 团团长巢威写的《桂南之战的回忆》一文中，有关的记叙是：“1939 年 11 月 14 日，我（笔者）陪同师部人员，点验我团驻北海之第二营的人员武器弹药。下午二时忽接到冠头岭监视哨的电话报告，于东方约万公尺之海外，发现敌舰一大群，约 40 余艘，正向北海前进中。……下午四时，敌第一线舰队续进至距海岸约 4000 公尺处停止。其后续舰仍停在原处不动。四时卅分，敌第一线舰队，放下汽艇 20 余只、橡皮艇四、五十只满戴敌兵，向我老虎头、南迈、冠头岭、地角、北海市海岸驶来。同时，由围洲岛飞来敌机 12 架，协助敌海陆军作战。敌机向我沿海阵地，低飞扫射、投弹轰炸；敌第一线舰队，也开始向我沿海阵地炮击。激战约二小时，敌艇人员企图登陆。终不得逞。六时卅分有敌汽艇一只、橡皮艇二只，驶进我地角岸边，被我地角炮合旧炮四门，同时射击，将敌橡皮艇二只击沉。敌汽艇被我击伤而逃。敌舰遂以排炮向我地角射击，约 200 余发。我地角炮台，全部被敌摧毁，炮手八名，全部壮烈牺牲。……敌我战至黄昏后，敌攻势顿减，成为对峙状态。敌艇在海面，弋来弋去，不敢驶进我海岸边。九时后，敌舰也停止了炮击，敌艇越来越少。……11 月 15 日下午一时，敌舰 20 余艘，出现于防城、企沙海面，向我守军阵地施行炮击，同时放下敌艇百余只，满载敌兵，纷纷向我企沙海岸，进行强迫登陆之攻击。我企沙守军新 19 师 56 团第一营，占领沿海既设阵地，作坚强之抵抗。……至下午五时，敌全线登陆成功，我军被迫分散向后撤退。”（见《广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第 150—154 页）。

2、原 175 师师长冯璜写的《夏威夷传略》中所记载的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日本侵略军以第五师团为主力，在海空军掩护下，登陆于新十九师防城、钦县间阵地。”（见《广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11 页）。《韦云淞事略》中写的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日本侵略军第五师团在钦州湾龙门港登陆……”（见《广西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116 页）。笔者于 1988 年元月初到区政

协办走访冯璜老先生，向他了解抗战时期北海保卫战等有关情况时，他说：“1939年11月中北海保卫战发生时，我正从遵义陆军大学回前线，虽未能赶上参加这次战斗，不过对我回来之前不久发生的北海保卫战的情况，我是懂事的，有关这次战斗的情况，巢威的文章中已写得很清楚了，巢写的那些情况是真实的。

在上述所列的15项资料(编者略。)中，有当年北海保卫战的直接指挥员写的回忆；有参加桂南会战的中央军的高级指挥官，和广西地方部队的指战员写的当年参战的回忆；有陆军人员写的，也有空军人员写的；还有一些近代史研究者编写的有关著作，都认为日寇是在1939年11月14日先进犯北海，而后在15日在钦防登陆的。而不是11月16日凌晨二时进犯北海的。因此，北海保卫战发生的时间和情况，笔者认为：应以当年亲自在现场指挥这场战斗的175师524团巢威团长写的较为真实而具体，至于拒绝执行烧毁北海的时间，那就是黄家蕃同志的文章中所说的：“所以在11月16日拂晓时分，日舰炮轰最密集之时，乃是北海市区的劫火一触即举，群众处于最焦急徬徨之候。”而就是巢团长写的：1939年11月14日下午6时30分以后的事了。

二、1939年11月中，进行北海保卫战时，175师的师长是谁？

黄家蕃同志的文章中，全文照录了驻军175师以钦廉守备司令部莫士杰(应是莫树杰——笔者)、黄琪的名义颁布显系经过修正的《坚壁清野办法纲要》的布告，因此，认为175师的师长是莫树杰。同时，在日寇侵犯北海最紧急之际，当时的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邓世增曾出面与客驻军长官莫士杰通话，反映了他和民众的意愿及要求。

当时175师的师长不是莫树杰而是冯璜。其依据是：

1、据黄炳钿在《抗日战争中的桂南战役》一文中的记载有：“一九三九年春间，一七五师师长莫树杰调升八十四军任军长，前赴安徽前线接任，遗缺以冯璜接充师长，仍驻廉州和灵山一带地区。”(见《广西文史资料》第十九辑，82页。

2、冯璜在《夏威夷传略》中有这样的记叙：敌登陆钦防之顷，作者从遵义陆军大学回前线率领一七五师作战。”笔者于1988年元月初走访冯璜老先生时，他亦说：“1939年春夏，莫树杰调到八十四军任军，到安徽去了，任命我为一

七五师师长，但我到遵义陆大学习，我师的工作暂由副师长秦镇主持。”

3、覃戈鸣写的《第三十一军桂南抗战经过》中有如下记叙：“第一七五师(少将师长冯璜)驻合浦、北海一带(见《广西抗战亲历记》第18—19页)。

4、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刘清凡口述，刘铁武纪录的《桂南会战有关情况》一文中记叙是：“175师师长冯璜，新十九师师长黄固。”(见《广西文史资料》第十九辑、64~65页)

三、当年在北海保卫战中，在最关键性时刻是谁坚决反对举火攻毁北海的？黄家蕃同志的文章中的记叙是：

“……”谢天谢地，北海幸免罹于人为的回禄之灾。究竟又是什么葫芦呢？首先要“感谢”日寇，他们不把北海作为此役的攻占目标，当日在龙门得手后即悄然离去，不在此纠缠，起到及时制止起火的作用。

其次，当时的“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邓世增也是得力的因素。……

另外，北海的绅商父老奔走活动，请愿呼吁不遗余力。”

当年北海幸免罹于人为的“回禄”之灾，真是如黄家蕃同志所述的这三点吗？非也！

首先要“感谢”日寇之说，已是不能自圆其说，这无须多加赘述。到“他们不把北海作为此役的攻占目标，当日在龙门港得手后即悄然离去，不在此纠缠。”这更是把事实混淆了。当时日寇并不是北海和龙门港同时发起攻击，而是在11月14日先攻击北海，遭到我方军民的坚决抵抗，不能得逞而悄然离去，于15日转去攻击企沙和龙门港的。

其次，邓世增是得力的因素。在关键性的时刻，是邓世增当机果断，且态度坚决地反对轻率举火的吗？据北海保卫战的直接指挥者524团巢威团长在《桂南之战的回忆》一文中，对事的记叙是：“……在情况紧急之际，李营长、刘区长、黄镇长、工兵排长都认为时机紧迫，请求我下达破坏北海市的命令，希望从速达成任务，好及早撤退。同时，武利秦副师长和合浦邓专员纷纷来电询问战况，并指示不失时机实施北海之破坏。当时我认为，破坏容易建设难，北海市是数百年和无数血汗建起来的，如果经我手彻底破坏了，将来不知几多人失掉生活依靠，造成的困难是难以设想的，我的臭名也会千百年留在北海人民的

心中。湘北会战，长沙大火，枪毙了长沙警备司令，以平民愤。前车之鉴不得不引为警惕。我国四大城市先后沦陷，也未曾实施破坏，区区的北海市，虽敌占领，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经再三考虑，决定保留北海，不实施破坏。于是我将自己的意见告诉他们，刘区长等虽表示同意，又提出违抗命令谁人负责？我答复他们：“一切责任我承担，你们不要耽心。”北海焦土抗战之计划，因此而放弃了。（见《广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152页）当事人巢威团长的这段记叙，不是对“邓世增是得力的因素”，作了最明确的否定吗？

另外，笔者曾于1988年2月初走访北海市离休老干部李梓明同志（原名李子明，中共地下党员，原北海镇副镇长，后调船舶管理处主任，抗日后援会宣传股长，175师524团奉命调走后，他和有关同志发起组织北海学生队，并被推选为学生队队员，负责武装保卫北海），他说，“巢威团长当时对他的顶头上司，秦副师长要他实施对北海的破坏的命令都不执行，而地方官员邓世增叫他不要烧毁北海，巢就能这样听邓的话，就不执行烧毁北海了吗？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邓世增当时真是这样做了的话，他确是对北海人民立了大功了。可是抗战胜利后，邓就逃去香港了，后来李济深设法救了他，要他加入了民革，但邓也只往返于香港和广州，尽管他是合浦、北海人，但也不敢回来。邓世增如果真的在关键时刻，能当机立断制止烧毁北海的话，抗战胜利后，他是会以功臣的身份回北海来邀功的……”

从上述的资料可以看出：1939年11月中，日寇武装侵犯北海，在最关键性的时刻，坚决反对对北海实施破坏，拒不执行举火烧毁北海的不是邓世增，而是175师524团的团长巢威。而邓世增却是指示不失时抗实施对北海破坏的主要成员之一。

至于北海的刘瑞图、吴炳荣出面与驻军长官谈判，转达北海人民“非万不得已勿轻举燃”的意见；一方面与邓世增通话，要求他“以桑梓福祉为重，以北海同胞为念。”运用他的权力制止驻军的轻率行动。作为客军的驻军长官莫士杰，在官意民情上下一致的压力下，不能不仰承俯从，改变了急进浮躁的态度。一场迫于眉睫的人为灾难就这样幸免了”的这种说法，与当事人巢威团长所记叙的及李梓明同志所介绍的有关情况，同样是大有出入。因此，黄家蕃同志所

写的上述的那段记叙，是否与当时的历史事实相符？就不能不使人们提出最大的怀疑了。

再有，笔者在走访李梓明同志时。曾将巢威和黄炳钿写的有关桂南会战的文章给他看了，并就巢威在《桂南之战的回忆》中所写的下述记叙“十二月九日，我（笔者）当时任五二四团团长，奉到军长何宣电令，将沿海防务交自卫大队接替沿海防务，速转移到旧州方面、为军总预备队。我奉命后即与广东八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邓世增协商，请他派自卫队接替沿海防务。邓专员认为，沿海防务重要，自卫大队在装备不良未经训练，恐难胜任，如被敌察觉，再来侵扰，难以应付。他请求我团仍留守沿海，并打电报给桂林行营自主主任请求免调。我当时对他说：敌主力已进至高峰隘、昆仑关与我友军作战，北海重要性已失掉价值，敌人再不会由海上来侵扰北海了。又建议说：“如果自卫大队接替守备沿海，仍可使用我的番号。我送给自卫大队旧军服 1000 套，借给他们钢盔一部分、弹药一部分，以作充国军之用，保证敌人不敢再来进犯。”商妥后，于十日晚将北海、南康、福成、合浦各处防务，移交给自卫大队接替。”（见《广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161 页）等有关情况一再请问李梓明同志，他说：“巢威（524 团）调走后，北海的防务虽交给当时的合浦抗日自卫团第一支队接管，但该支队只有队长刘瑞图和参谋李坚，下面没有兵的呀，当时北海虽有抗日救援会，青抗会、妇抗会、工抗会等一些群众团体，这些组织都是赤手空拳没有武器的。另外，北海虽有三、四十名警察，但亦无从担负守备北海之重任，因此引起了居民的极大恐慌。可是邓世增专员并没有设法来加强北海的防卫，刘瑞图区长也没有拿出什么好的办法来保卫北海。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廉北区委和北海党组织决定以中共地下党员庞文隽和李子明等出面，通过争取第五区刘瑞图区长的支持，建立一支抗日武装队伍，与北海人民一道保卫北海。经与北海各界人士开会商议后，成立了合浦县抗日自卫大队第一支队北海学生队，有四、五十人参加，大家推选我为队长，庞文隽为指导员，第五区拨给短枪约 40 支，这样，这支学生队就担负起武装保卫北海的任务了。刘瑞图却把警察所的三、四十名干警放在第二线。当时学生队得的这些武器，是北海原有武器，邓世增专员并没有拨武器弹药给我们，也没有发军服和钢盔给我们，更没有谁叫我们

使用 524 团的番号。学生队员们的衣服是他们自己的，当时每人每月只有一元陆角的伙食津贴，生活是较为艰苦的，但队员们都情绪饱满，斗志昂扬，坚持战斗。”

从上述的情况来看，这位身居第八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要职的大员，不但没有以“桑梓福祉为重，以北海同胞为念”，给予北海学生队应有的支持和援助，且在学生队成立半年左右，（约在 1940 年 4 月），日寇还侵占着钦防和南宁，桂南战争还未结束，学生队就被迫解散。队长李子明也被逮捕了。

这样一个态度的邓世增能否在当日最关键的时刻，他以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力，始终坚持反对“未抑寇而先残民”的孟浪轻率的做法。表示未到最后关头势不得已之时，不得点火，如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他一人负责”（见《北海文史》第四辑 54 页）的为国为民挺身而出吗？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当事人巢威写的文章中已清楚作的记叙是最明确的对上述黄家蕃同志所引叙的那段话语作了否定。当然上述黄家蕃同志所引叙的这段语，看来也并不是他自己所首创的，他也是翻查过去的有关敌伪档案资料后得来的。然而这些档案资料，连众所周知的日寇侵犯北海的时间都搞错了的。因此，对于这些资料的真实程度如何？那就要作进一步的核对和考证了。对此，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怀疑：邓世增为了掩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劣绩，欲盖弥彰，他在这方面却运用了她的“权力”，叫他下属为他写一些掩饰性的资料来乱视听？或者是他下属中的某些人员，为了讨好他，而违背当时的实际情况给他编写了一些赞颂性的东西？因此，在这些档案中才出现了与历史事实有较大出入的记叙。

另外，524 团巢团长调走时，曾送有一批旧军服和借有一批钢盔、弹药给自卫队以充国军之用的。可是后来这些东西，邓世增连当地坚守在最前哨的北海自卫队和学生队他都没有发给，当时这批物资邓世增是否全部留给合浦的自卫队用了？还是进了他的私囊？这个问题有待当地的文史工作作进一步的考证。

四、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钦防失陷是 175 师的责任吗？175 师不战而撤和闻风而逃的吗？175 师当时的守备范围是哪里？

许光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海学生队》中写道：“我国的抗日战争在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封锁我国韵对外交通，于一九三

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从钦州湾登陆。国民党驻钦廉沿海一带(包括北海)的驻军一七五师不战而撤，至使钦县与南宁于十七日和二十四日陷落。”(见《北海文史》第三辑，72页)，他在《北海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一文中也写道：“在日寇加紧轰炸北海，进攻钵州之际，一七五师闻风而逃，远离前线。”(见《北海文史》第二辑48页)。

上述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当时的情况的。给当时的175师下这样的结论，也不是公正的。在日寇加紧轰炸北海，进攻钦县之际，175师是战了，该师524团第二营的全体官兵在巢威团长的亲自指挥下，奋起反击，与日寇进行了浴血奋战，并付出了近百名人员的伤亡代价来保卫住了北海。若日寇进攻北海时，175师是不战而撤，闻风而逃，远离前线的话，日寇就将在北海登陆，长驱直入，不用转去进攻钦防，并在钦防登陆了。至于说日寇在钦防登陆时，当地的守军是否也战了？驻守在钦防的新19军也战了。守卫在企沙、龙门、防城和钦县等地的部队，对日寇的进攻进行过坚决的抵抗，但由于该师(新19师)的一些师团领导，事前在接到175师打来的日寇进犯北海的电话后，未作进一步的部署和防范，当日寇来犯时，又指挥无方，临阵退缩。因此在日寇海陆空军强大的进攻下，沿海前沿守备部队虽奋力抵抗，终因兵力单薄而不支，被击溃，至使钦防失陷，日寇得以直扑南宁。

据巢威写的《桂南之战的回忆》中的记叙是：“……守备区从新区中新区分后兵力部署：钦廉守备区划为“廉灵”、“钦防”两个守备区，兵力部署如下：以175师为廉灵守备队，守备区域为合浦、灵山两县；以新19师为钦防守备队，守备区域为钦县、防城两县；……”(见《广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148~149页)。

根据上述的有关史料来看，当时175师是廉灵守备队，并没有担负钦防地区的守备任务。因此，钦防的失陷，不是175师的责任，而是担负钦防守备区的新19师的责任。所以“查此次钦防守备队，新19师之对敌作战，损失颇大，师长黄固指挥无方被免职，55团团黄廷材作战不力，被撤职查办。”(见《广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156)

日寇在钦防登陆后，175师不是不战而撤，更不是闻风而逃，而是奉命调到

邕钦公路以东地区，执行袭击，破路之任务。其依据是：

1、巢威在《桂南之战的回忆》中有明确的记叙：“我一七五师五二四团，自北海保卫战取得胜利后，奉上级指示，对沿海加紧戒备，并准备机动。敌在钦防登陆后，一七五师奉命转移到邕钦公路以东地区，执行袭击、破路之任务，五二四团仍留在合浦北海沿海一带，担任守备。十二月九日，我(笔者)当时任五二四团团团长，奉到军长何宣电令，将沿海防务交自卫大队接替，速转移到旧州方面，为军总预备队。”(见《广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161页)

2、175师接得日军登陆，占领钦州，新19师战败的警耗后，当即星夜向陆屋前进，转战在邕钦公路的东侧，在整个桂南会战中，该师对日军进行艰苦战斗的情况，在巢威写的《桂南之战的回忆》(见《广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和《桂南抗战中的泗合坳战役》(见《广西文史资料》第十九辑)、《一七五师参加桂南作战情况》(见《广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等有关文章宁都有较详细的记载，这里就不多摘引了，但要值得指出的是：在整个桂南会战中，打得最好的两仗。一仗是昆仑关攻坚战，这主要是杜聿明和郑洞国直接指挥的第五军打的，(当然也还有其他部队参战)；另一仗是泗合坳战役，这主要是175师524团巢威指挥打的(也有其他部队参战)。如果说175师是一支不战而撤，闻风而逃，远离前线的部队的话，那么在整个桂南会战中，这个部队能有这么好的战绩吗？

3、笔者在1988年元月初走访原175师师长冯璜老先生时，将上述文章中有关部分给冯璜老先生看后，并征求他的意见时，冯老先生说：“当时175师是负责廉灵守备区，日寇侵犯北海时，我师524团顶住了日寇的进攻，守备的阵地并未丢失，保住了北海。而钦防守备区，是新19师的守备范围，钦防的失陷，那是新19师的责任嘛，怎么能说是175师的责任呢？日寇在钦防登陆后，175师是奉命转移到邕钦公路东侧地区去对敌作战，并在小董附近，陆屋、泗合坳等地跟鬼子进行过激战，这怎么能说是不战而撤和闻风而逃和远离前线呢？！要是当时175师是闻风而逃或不战而撤远离前线了的话，日本鬼子就在北海登陆了，北海也将给鬼子糟踏得不像样了，那么我师的有关师团长将会受到军法处分了。因此说“在日寇加紧轰炸北海进攻钦州之际，一七五师闻风而逃，远

离前线”，和“一七五师不战而撤”的说法，都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综上所述，这次日寇侵犯北海是 1939 年 11 月 14 日下午，而不是 16 日凌晨，当时负责廉灵守备区的 175 师的师长是冯璜，而不是莫树杰；175 师在北海保卫战（甚至在整个桂南会战）中，是曾与敌激战，并有一定贡献的，另外邓世增在北海保卫战中是扮演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现却把他说成是保住北海的英雄，而巢威在北海保卫战中是一个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并且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拒不执行举火烧毁北海之命令，对保住北海实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却被否定了，这就实在不太不公正了。

就上面所述的几个问题，我虽查找了一些有关资料来互相对照，并提出了一些初步的看法来与大家磋商，但由于我的水平有限，虽查看了一些有关资料，和走访了一些老前辈，但所接触的面有限，了解的情况也不多。因此，我写的这份材料当中错误是难免的。不对之外，请大家提出批评指正，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能把上述有关问题能实事求是的搞清楚，以使“北海保卫战”的这段历史，能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愿在《北海文史》中，能把这次事件的情况翔实的记叙和反映出来。